



四書藕益解



四書蕩益解目錄

一、四書蕩益解序（智旭法師）	1
二、四書蕩益解重刻序（印光大師）	4
三、大學直指補註序（江謙）	9
四、大學直指補註（智旭述、江謙補註）	11
五、中庸直指補註序（江謙）	46
六、中庸直指補註（智旭述、江謙補註）	50
七、中庸直指（德清（憨山））	111
八、論語點睛補註序（江謙序）	213
九、論語點睛補註上（智旭述、江謙補註）	215



十、論語點晴補註下（智旭述、江謙補註）	…… 338
十一、論語發隱（楊文會、仁山註）	…… 444
十二、孟子發隱（楊文會、仁山註）	…… 460

四書蕩益解序

智旭法師

蕩益子年十二，談理學而不知理；年二十，習玄門而不知玄；年二十三，參禪而不知禪；年二十七，習律而不知律；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幾絕，歸臥九華，腐滓以為饌，糠粃以為糧，忘形骸，斷世故，萬慮盡灰，一心無寄；然後知儒也、玄也、佛也、禪也、律也、教也，無非楊葉與空拳也。隨嬰孩所欲而誘之，誘得其宜則啞啞而笑，不得其宜則呱呱而泣；泣笑自在嬰孩，於父母奚加損焉！顧兒笑則父母喜，兒泣則父母憂，天性相關，有欲罷而不能者。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」，今之誘於人者，即後之誘人者也；倘猶未免隨空拳黃葉而泣笑，其可以誘他乎！維時徹因比丘，相從於患

難顛沛，律學頗諳，禪觀未了，屢策發之，終隔一膜。爰至誠請命於佛，卜以數鬮，須藉四書，助顯第一義諦；遂力疾為拈大旨，筆而置諸笥中，屈指復十餘年，徹因比丘且長往矣！嗟嗟！事邁人遷，身世何實；見聞如故，今古何殊！變者未始變，而不變者亦未始不變；尚何存於一分無常、一分常之邊執也哉！今夏述成唯識心要，偶以餘力，重閱舊稿；改竄其未委，增補其未備。首論語，次中庸，次大學，後孟子。論語為孔氏書，故居首；中庸、大學皆子思所作，故居次。子思先作中庸，戴禮列為第三十一，後作大學，戴禮列為第四十二；所以章首在明明德，承前章末「予懷明德」而言，本非一經十傳，舊本亦無錯簡，王陽明居士已辨之矣！孟子學於子思，故居後。解論語者曰點睛，開出世光明也；解庸學者曰直指，談不二心源也；解孟子者曰擇乳，飲其醇而存其水也。佛祖聖

賢，皆無實法繫綴人，但為人解粘去縛；今亦不過用楔出楔，助發聖賢心印而已。若夫趨時制藝，本非予所敢知，不妨各從所好。

丁亥孟冬九日古吳西有道人智旭漫識（時在順治四年）

四書蕩益解重刻序

印光大師

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。雖高原平地，了不見水；苟穴土而求之，無不得者。水，喻吾心固有之明德；土，喻吾心幻現之物欲。果能格物致知，無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無不施功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功，致物欲錮蔽真知，不知希聖希賢，甘心自暴自棄，由茲喪法身以失慧命，生作走肉行屍，死與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！四書者，孔門上繼往聖，下開來學，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；然後推而至於家國天下，俾家國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經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雖其說之詳略不同，而其旨同；後乎此者，雖其機之利鈍有異，而其效無異。誠可謂先天

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萬世師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綱在於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親切處在於格物、慎獨、克己復禮、主敬存誠。學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體究，雖一介匹夫，其經天緯地參贊化育之道，何難得自本心；俾聖賢垂訓一番苦心不成徒設，而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與天地並稱三才，可不自勉乎哉！如來大法，自漢東傳，至唐而各宗悉備；禪道大興，高人林立，隨機接物。由是濂洛關閩以迄元明諸儒，各取佛法要義以發揮儒宗；俾孔顏心法，絕而復續。其用靜坐參究以期開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則是倣；故有功深力極，臨終豫知時至，談笑坐逝者甚多。其誠意正心，固足為儒門師表；但欲自護門庭，於所取法者，不唯不加表彰，或反故為闢駁，以企後學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。然亦徒為是舉，不思己既陰取陽排，後學豈無見過於師之人；適見其心量狹小，而誠意

正心之不無罅漏也，深可痛惜！明末蕩益大師，係法身大士，乘願示生。初讀儒書，即效先儒闢佛，而實未知佛之所以為佛。後讀佛經，始悔前愆，隨即殫精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諸法之本；其有闢駁者，非掩耳盜鈴，即未見顏色之瞽論也。遂發心出家，弘揚法化。一生註述經論四十餘種，卷盈數百；莫不言言見諦，語語超宗，如走盤珠，利益無盡。又念儒宗上焉者，取佛法以自益，終難究竟貫通；下焉者，習詞章以自足，多造謗法惡業。中心痛傷，欲為救援，因取四書、周易以佛法釋之。解論語孟子則略示大義，解中庸大學則直指心源。蓋以秉法華開權顯實之義，以圓頓教理釋治世語言；俾靈山、泗水之心法，徹底顯露，了無餘蘊。其取佛法以自益者，即得究竟實益。即專習詞章之流，由茲知佛法廣大，不易測度；亦當頓息邪見，漸生正信，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。由是而力求

之，當直接孔顏心傳，其利益豈能讓宋元明諸儒獨得也已。近來各界眼界大開，天姿高者，無不研究佛法；一唱百和，靡然風從。既知心本具佛性，無始無終，具足常樂我淨真實功德；豈肯當仁固讓，見義不為，高推聖境，自處凡愚乎哉！以故偉人名士，率多吃素念佛，篤修淨業；企其生見佛性，死生佛國而已。施調梅、蔡禹澤、李筱和、陳魯德、葉伯齡、彭笑潮、郁九齡居士等，宿具靈根，篤信佛法，一見四書蕩益解，不勝歡喜。謂此書直指當人一念，大明儒釋心法；于世出世法，融通貫徹，俾上中下根，隨機受益。深則見深，不妨直契菩提；淺則見淺，亦可漸種善根。即欲刊板，用廣流通。以此功德，恭祝現在椿萱壽登期頤，百年報盡神歸安養；過去父母宿業消除，蒙佛接引往生淨土。祈序於光，企告來哲。光自愧昔作闡提，毀謗佛法，以致業障覆心，悟證無由；喜彼之請，企一切

人於佛法中咸生正信，庶可業障同消，而心光俱皆發現矣！周易禪解，金陵已刻。孟子擇乳，兵燹後失傳；楊仁山居士，求之東瀛亦不可得。惜哉！

中華民國九年庚申孟夏常慚愧僧釋印光撰

大學直指補註序

江謙

夫聖經，天下國家之心要也；大學一書，又諸經之心要也；蕩益大師大學直指，又大學之心要也。得此心則天下國家治且安，失此心則天下國家亂且危，其關係之重何如乎！而其致力之本則在于修身，修身之本在于正心，正心之本在于誠意，誠意之本在于致知，致知之功即在格物。物即身家國天下之物。格者，正也；正其不正以歸于本，正之謂格。格，感通也；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之謂格。夫是之謂大學，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。若廣說之，豈但一天下云乎哉；不入華嚴法界觀，不能知其究竟矣！竊嘗論之：大學一書，世間法之總持也，而即為出世資糧；佛說阿彌陀經，出世間法之總持也，而不離世

間功德。合是二者而倡導之，弘揚之，則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；乃至出輪迴，生淨土，究竟成佛，普度有情，無他求矣！既申蕩師直指之意為之補註，以便學者；復敬為之讚，讚曰：

自有此經，未有此注，格物致知，全經要處。

破我法執，修二空觀，於一切法，作唯心看。

身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國天下，乃其末焉。

本碩末榮，一氣之宣，惟明明德，攝無不圓。

宋儒未解，更為補傳，錯亂古經，大義不顯。

旭師妙悟，直指真詮，孔聖復起，當無間然。

勛哉來學，熟復斯篇，如是修者，是真聖賢。

家齊國治，天下便便。（便便即平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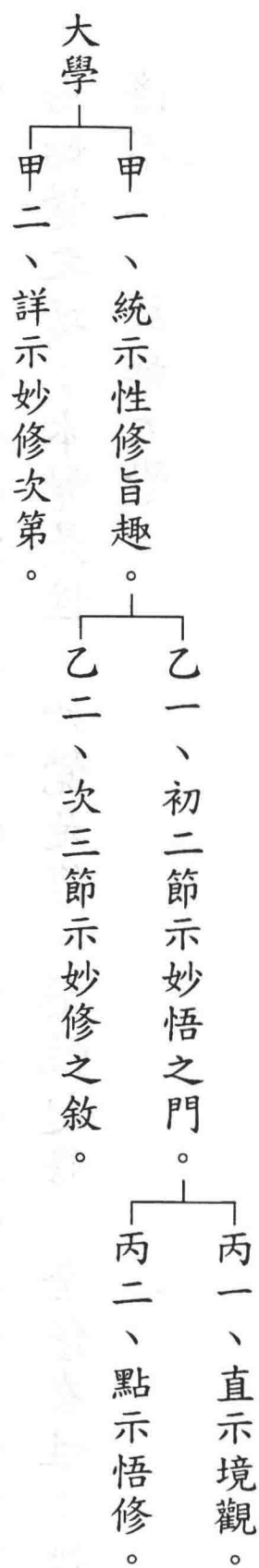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孟夏陽復子江謙謹述

大學直指補註

古吳蕩益道人智旭述

陽復子江謙補註

大者，當體得名，常、徧為義。即指吾人現前一念之心，心外更無一物可得，無可對待，故名當體。此心前際無始，後際無終，生而無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為常；此心包容一切家國天下，無所不在，無有分劑方隅，故名為徧。學者，覺也；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故名大學。大字即標本覺之體，學字即彰始覺之功；本覺是性，始覺是修。稱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；性修不二，故稱大學。



丙一、直示境觀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道者，從因趨果所歷之路也；只一「在明明德」，便說盡大學之道。上「明」字是始覺之修，下「明德」二字是本覺之性。性中本具三義，名之為「德」。謂現前一念靈知洞徹而未嘗有形，即般若德；現前一念雖非形像而具諸妙用，舉凡家國天下皆是此心中所現物，舉凡修齊治平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脫德；又復現前一念莫知其鄉而不無，位天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無思，不可以凡聖異，平等不增不減，即法身德。我心

既爾，民心亦然。度自性之眾生，名為「親民」；成自性之佛道，名「止至善」。親民、止至善，只是明明德之極致；恐人不了，一一拈出，不可說為三綱領也。此中明德、民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諦；明、親、止，即一心三觀。明明德即自覺，親民即覺他，止至善即覺滿。自覺本具三德，束之以為般若；覺他令覺三德，束之以為解脫；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束之以為法身。不縱不橫，不並不別，不可思議，此理名為大理；覺此理者，名為「大學」。從名字覺起觀行覺，從觀行覺得相似覺，從相似覺階分證覺，從分證覺歸究竟覺，故名「大學之道」。

〔補註〕三諦、三觀、三德，詳言上編始終心要解。

丙二、點示悟修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

后能得；

「止」之一字，雖指至善，只是明德本體；此節指點人處，最重在「知」之一字。圓覺經云，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」，當與此處參看；大佛頂經云，「以不生不滅為本修因，然後圓成果地修證」，即「知止」之謂也。此中「知」為妙悟，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」為妙修，「得」為妙證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，名「能定」，外境不擾故；聞所聞盡，名「能靜」，內心無喘故；覺所覺空，名「能安」，煩惱永寂故；空所空滅，名「能慮」寂滅現前，如鏡現像故；忽然超越，名「能得」，獲二殊勝故。

〔補註〕大佛頂首楞嚴經云：「爾時觀世音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，於時有佛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從聞思